

媲美《菊花與劍》 深度瞭解美國文化與民族性的經典人類學之作

人類學家眼中的美國人

一種跨文化的分析與比較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他們自稱是上帝的選民，
曾經建立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如今卻是世人眼中的流氓國家！

一個充滿矛盾、令人既愛又恨的民族。我們對她的認識，有多少來自事實與同情，多少來自誤解與偏見？

Edward C. Stewart & Milton J. Bennett

愛德華·史都華 / 米爾頓·班奈特 著

中央研究院院士、《人類學與現代社會》作者 李亦園 熱烈推薦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類學家眼中的美國人 / 愛德華·史都華, 米爾頓·班奈特作. 新北市新店區: 八旗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11.06

面; 公分

譯自: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SBN 978-986-87275-0-2(平裝)

1. 民族性 2. 文化人類學 3. 跨文化研究 4. 美國

535.752

100009154

人類學家眼中的美國人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作者	愛德華·史都華 (Edward C. Stewart)、米爾頓·班奈特 (Milton J. Bennett)
翻譯	衛景宜
總編輯	李延賀
編輯	王家軒
企畫	吳承紘
校對	王家軒、吳承紘
美術設計	陳威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八旗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8-3 號 6 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2218-8057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電子郵件	gusa@gmail.com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6 月初版
定價	新臺幣 300 元

有著作權, 侵犯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人類學家眼中的美國人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Edward C. Stewart & Milton J. Bennett

006	1991年第二版引言 Introduction
012	01 跨文化問題的分析架構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Problem 當美國人遇上外國人…… 文化的相對性 觀念和價值 「客觀」的行為標準？
034	02 知覺與思維的文化模式 Cultural Patterns of Perception and Thinking 感覺 知覺 美國人的知覺與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的差異 美國人的事實觀 美國人的實用主義 美式思維中的否定推論與零邏輯 美式思維中的潛在動因 美國人的分析思維
074	03 語言與非語言行為 Language and Nonverbal Behavior 美國人對待語言的態度 沃爾夫假說 語言與觀察敏銳度 語言與社會關係 作為思維模式的語言結構 美式英文中的兩極對立 美式英文中的模糊性 非語言行為

活動方式 | 04

Form of Activity

096

決策主體與問題意識

活動方式的多樣化

工作和娛樂

時間和時間取向

行為的目的性

成就的可測量性

競爭和隸屬

成就對個體的意義

歸屬性社會中的集權問題

美國人的社會關係型態 | 05

Form of Social Relations

136

社會身份

平等

人情關係

正面交鋒

不拘形式與繁文縟節

君子之交淡如水

個性化和去個性化

合作與「公平競爭」

被愛的需求

角色的專門化

174

06 | 美國人的世界觀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自然的征服者

物質主義與私有財產

進步與技術主義

進步與時間概念

用數字認識世界

衛生與疾病

198

07 | 美國人的自我觀

Perception of the Self

自我的範圍

個人主義和個性

自立自強與個人主義神話

自動自發

對系統性思想的抗拒

文化的變遷

228

08 | 跨文化溝通中的實際問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人際互動中的情感因素

同理心式溝通

神入式溝通

美式溝通風格

美國人的種族中心主義

跨文化溝通過程中的種族中心主義

神入和行動

結論

譯後記	266
參考文獻	268
編輯附錄：當台灣人遇上美國人……	
01 英文是世界語言？	033
02 嚴格的客觀與主觀之別	072
03 勤奮的工作倫理	113
04 大方接受讚美	119
05 隨性所致的社交場合	126
06 儀式與送禮	144
07 服裝規定	154
08 美國人的工具癖	183
09 婚姻與家庭	204
10 平等還是歧視？	245

1991 年第二版引言

20 多年前，出於改善文化之間相互理解的需求，這本書首次面世。從那以後，跨文化心理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推進了我們在該領域的知識水準與專業技能，並使更多的人在異質文化的交往中變得卓有成效。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人們對瞭解其他文化和提高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需求不斷增加，但在文化交流中較能應付自如的人相對來說仍十分有限。

從事文化交流的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文化是當今世界所面臨的許多重大事件的真正根源。每天早晨，報紙上不斷提醒讀者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呈現逆差，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學家們紛紛評說日本文化如何阻礙了別國進入其市場；晚間新聞報導的是強國政治的最新動向有可能威脅世界和平，但為維持國際局勢的穩定需要締結的戰略遏制的重要契約，卻因各方在談判和決策文化模式方面的衝突而陷入僵局。中東的騷亂歸根結底還是社會政治團體之間文化衝突的反映，同週期性發生的城市暴力事件的性質並無二致。文化交流的發展有時能幫助我們除去認識上的層層誤解，而直接面對那些經濟、政治和社會事件的文化根源。但是，以現有的認識和操作水準，還無法使許多國內和國際間包括威脅和平在內的緊張狀態得以平息和解決。

我們需要培育文化理解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的世界地位的改變。美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衰落致使美國人在國外的角色發生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外國人對他們的態度，美國人不再享有 20 年前他們所佔據的優越位置。在本書的第一版中，顧問被用來指那些在外國工作的美國人，今天，美國角色的變化幾乎令這個詞

語失去了意義，美國人的身份由顧問變成了合作者、東道主、訪問者和競爭者，美國人的這些新角色必然要求對跨文化理解領域裡的一些核心問題給予新的闡釋。

在這本書中，跨文化問題被看作是源自美國人與其他國家及其它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往中，在行為、思維、觀念及價值方面的差異。這些文化差異常常產生誤解，從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加深對文化差異本質的瞭解將增進美國人在跨文化情境中溝通的有效性，但要達到這一目標，美國人必須首先瞭解他們自己的文化如何決定了他們的思維，如何在他們的頭腦裡根植了那些左右他們行為的價值與觀念。

文化的自覺並非易事，因為文化往往被內化成思維和行為的模式而被人們視為一種習以為常、自然而然的東西。對美國人來說，要意識到他們的主觀文化 (subjective culture) 尤其困難。美國人通常把文化因素解釋成個人的性格特點，這種對文化內化模式的看法忽視了其社會根源，它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特色，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這本書是從美國人的角度寫的，因此美國文化被作為該書的基準體系，所涉及的其他文化主要只扮演對比的作用。就像人們繪製世界地圖時總是把自己的國家放在地圖的中心，美國文化在本書中被給予這樣的重視確有某種程度上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之嫌，但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進行跨文化的分析。所以，我們想在此強調，我們在寫作中沿襲這一陳規並不意味著我們把美國文化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我們對文化交流中出現的跨文化問題的分析，無疑會涉及美國人和其他文化成員之間互動交流中存在的某些障礙，並可能指

出一些改進的具體方法，但是，提供某種行為規範並非本書的目的。我們的目標是要對美國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進行概要性的描述，並且展示它們在文化交流中的實際效果。為了適應使用者的操作需要，本書在技術處理上有意避開了有關文化和價值的含義以及其他理論問題上的種種爭議。

本書的第二版與第一版的宗旨相同，即為那些常在國外旅遊、工作或與外國同事一起生活的美國人所碰到的跨文化方面的某些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這本書為那些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了觀照他們生活的不同角度，並使美國人從對比的角度反觀自身文化，從而加深對美國文化的理解。我們期望從事文化交流實踐的訓練人員、技術人員、學生、研究人員、商務工作者以及其他在異文化氛圍裡頻繁逗留或生活的美國人，能把他們對美國文化的新見解付諸實施。這本書同時也希望能夠幫助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或許通過跨文化的分析能使他們對美國文化獲得更敏銳的洞察力。

最後，我們希望本書能夠為那些想更加深入瞭解美國人行為方式的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參考。我們試圖在書中不做任何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式的曲解，以免限制外國讀者自學之用。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們對西方和非西方社會之間的某些根本性差異做了對比，並在此基礎上討論跨文化的問題，我們還列舉了許多美國人在國外所遭遇的文化障礙的具體事例。在第二章裡，我們從美國人一開始是如何具體的認識這個世界 (inception in perception)，一直討論到他們如何做出抽象的觀念性的結論 (conclusion in conceptualization)，由此對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上的差異做了追溯。第三章探討了沃爾夫假說 (Whorf hypothesis)

的意義和侷限，以及語言使用方面的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美國和其他不同文化的溝通模式中非語言行為的作用。從第四章到第七章，我們從四個方面陳述了美國人的觀念和價值中的一些核心問題：活動模式、社會關係模式、對世界的認識，和對自我及個體的認識。在上述章節中討論的有關觀念及價值通常是與美國中產階級相聯繫的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顯然，這並未囊括所有其他主要的價值觀，它們在美國社會被眾多的美國人所擁有。在討論過程中，我們通過把美國主流文化的特徵與本國和外國的其他的文化特徵進行對比，藉以強調觀念與價值的相對性。最後一章考察了前幾章的理論分析在美國人文化交流實踐中的意義。

我們在全書中儘量運用一般性的概念，避免使用那些冷門的專業術語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概念。但我們也採用了文化交流領域裡某些慣用的詞彙。由於跨文化 (cross-cultural) 與異質文化間 (intercultural) 兩個詞含義相近，在書中它們有時可以互換，但我們對這兩個詞彙也作了較為精細和區別性的限定。跨文化一般指文化差異上的任何比較（如美國與日本價值觀的跨文化研究），或指文化差異狀況的存在（如跨文化教學情境）。異質文化間則通常加在交流、溝通 (communication) 或關係 (relations) 之前，指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實際交往。例如，在一個跨文化的工作環境中，美國人和外國人必然要介入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我們避免使用國際性 (international) 這個詞，因為它會被認為是許許多多在文化層面上既無從比較又互不相關的政治與經濟事務。儘管書中沒有出現這個詞，我們仍希望這本書的跨文化視角能被看成是對國際問題研究的必要補充。

美國人在書中被用作「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簡稱。許多人

喜歡使用北美人這個詞，本書作者認為，儘管美加兩國人民之間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若將一個主權獨立的加拿大公民包括在美國人這個範疇之中則會導致誤解；尤其當我們考慮到墨西哥也屬於北美，這樣做就更易產生誤解。用美國人指稱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在歷史上已經形成慣例，因而，我們在書中也沿襲這個作法。

美國文化通常指主要由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成員（但不僅限於此）構成的美國主流社會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我們在討論美國社會所呈現的其他文化現象時，將會使用異族次文化（ethnic subcultures）這一術語。其實，美國的主流文化和異族次文化之間在不斷相互融合和影響，這種區分顯然是人為性的。在討論少數族裔之間的互動時，我們將用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來代替跨文化；用異族間（interethnic）代替異質文化間。

另外一些我們對其使用具有特殊規範的術語包括：旅居者（sojourner）指任何（在此僅指美國人）為某一具體目的在國外旅遊或在外國暫住的人。國外這個詞一般用來指「美國以外」。除了根據具體情境使用主人或者學生等名稱之外，凡與美國人發生交往的外國人均被稱為合作者或同事。由於外國人這個詞有時會引起歧義，地主國人有時會被用來指美國人在國外所接觸的人。

這本書的初版雖引用了佛羅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R. Kluckhohn）的有關論述，但未採用其整套理論體系，本版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克拉克洪博士著作的影響，並同時注意準確地表述克拉克洪博士的思想，本書作者將對任何可能出現的詮釋上的歧義負責。在我們對美國文化進行分析時，喬治·福斯特（George M. Foster）和小羅賓·威廉斯（Robin M. Williams Jr.）的有關著作也被融入其中。

除了引用已出版的資料外，本書還使用了一些尚未發表的原始資料。其中也包括訪談記錄，參與的人士有：駐寮國、泰國、和拉丁美洲的軍事顧問；國際發展機構美國事務處的技師；維和部隊的志願兵；救死扶傷的醫療志士；以及數百名在國際研究專業學習的外國籍和美國籍的學生。另外，作者個人的觀察又對這些資料做了進一步的補充。本書較年長的作者愛德華·史都華 (Edward Stewart) 曾在美國、日本和歐洲擔任過多年的企業顧問，為企業做有關研究工作，並在國內及國外的美國政府技術監管部門工作過。本書的另一名作者，米爾頓·班奈特 (Milton Bennett) 從事文化交流的訓練、教學和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為在世界各地工作、旅遊和學習的美國人提供預先訓練並聽取他們回饋的報告。

佛羅倫斯·克拉克洪、喬治·福斯特、以及小羅賓·威廉斯對本書第一版的初稿提供了實質性的批評意見，他們所建構的理論架構在修訂本中仍然得到貫徹。我們還要感謝大衛·霍普斯 (David Hoopes)，本書的兩個版本都由他來進行編輯。他在提出精闢的建議之同時，也不斷地給予我們大量的鼓勵。

CHAPTER

01

跨文化問題的分析架構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Problem

能否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工作或生活上保持長期的交往成功，最終取決於良好的人際關係。有時，這種關係是職業性的，例如一名工程師與其他的工程師在一起工作，共同的技術背景和目標使他們建立了職業性的聯繫，在短期的外出中令他們獲得一種暫時的，僅限於業務方面的人際關係的成功。其他在國外作為客人逗留的人則依仗地主國人的寬容，往往「我行我素」，不做任何努力去適應文化上的差異。這種職業或賓主型關係的短期性成功有時會導致人們低估跨文化互動中文化差異的重要性。這種「成功」持續不了很久，即便是技術人員，最後也得放棄專家的角色，培養自己在跨文化處境裡與同事的情感共鳴。

直到前不久，人們才開始關注到文化差異或社會文化因素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問題。時至今日，從事國際事務的人們對上述因素是跨文化互動的重要部分這一看法仍未達到廣泛的共識。在文化交流領域之外，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學者們所忽略。理查·布里斯林 (Richard Brislin) 的《跨文化衝突》(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1981) 堪稱為一個頗具規模的嘗試。布里斯林在書中總

結了目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研究狀況，展示了該問題的複雜性，並設法說明為什麼從事文化交流實踐的人迴避它，而研究者則依據文化是個統一體的觀點只能對它做出簡單的解答。

困惑的原因在於文化並非一個統一體。文化事實上是由兩個基本方面構成的：一方面為**主觀文化** (subjective culture) ——文化的心理特徵，它包括觀念、價值及思維方式；另一方面為**客觀文化** (objective culture) ——某一文化的社會制度及人工製品，例如其經濟體系、社會習俗、政治結構，以及藝術、手工業、和文學。客觀文化可以被看成是主觀文化的外在體現。主觀文化通常被加以物化，社會制度實質上是人類活動的延伸，但作為外在存在物，它們獲得了獨立的身份，這種「具象」的存在使人忘記了其背後的人的動因。

在傳統的大學裡，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系對客觀文化的研究相當完善，或許，這是因為社會制度和人類行為的其他外在製品較便於考察的緣故。主觀文化通常被看作是對觀念、思維和記憶發生影響的一個無意識過程，或者被視為培訓者或教師無法掌握的知識。主觀文化在大學裡還是個新學科，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及傳播學中所佔比例甚少，僅在文化人類學中作為主科。儘管人類學家總是要進行跨文化的比較，但對於異質文化交流中實用層面的研究卻是微乎其微，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收集有關客觀文化社會制度方面的資訊。這類資訊雖說能夠為異質文化交流提供有用的背景知識，但卻無法使將要出國的旅居者獲得有效的跨文化經驗。然而，目前大部分為出國人員開設的訓練課程所涉及的文化觀念，主要是由這類關於客觀文化的資訊構成的。可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要對主觀文化的概念作重新的界定，使它能更有效

地被整合進我們為那些赴外生活和工作的旅居者提供的訓練服務中去。我們將在以下部分分析文化的某些基本因素，其目的是為了說明跨文化合作脈絡中人際關係的特性。

當美國人遇上外國人……

對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大多數人來說，跨文化互動的明顯特徵就是一個人所熟悉的那些行為準則的瓦解。這些行為準則原本使他們得以在熟習的文化中不假思索地處世為人，一旦瓦解後便導致人們過去習以為常的瑣事變成需要事先計畫或須刻意決策的大問題。他們也許連什麼時候該握手點頭，什麼時候該提問，什麼時候該表達自己的看法或者保持沉默都搞不清楚，甚至對自己作為顧問的技術成效也表示懷疑。他們需要尋求合適的溝通管道。

面對這些難以預料的跨文化情境，人們往往固守自己既有的觀念，並忽略那些由地主國人難以理解的行為所帶來的自己思想或行為上的混亂，而不太可能停下來思索和尋找雙方行為上的差異。因為，在下意識中他們認為只有自己的行為方式才屬正常，是自然和正確的。當然，這種認為自己文化優越的自以為是的看法不僅是美國人，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所持的態度。

遇到外國人時的不知所措，常常是美國人涉外工作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他發現那些貌似熟悉的官僚機構和科技體系的實際運作方式令人大惑不解。同他打交道的人雖然也受過與他相似的专业訓練，但他們的做法有時不符合其工作角色——然而他卻要依靠這些人完成工作。

如果他不能確切地瞭解為什麼看上去相似的事物其實際操作卻與期望的有所不同，那麼挫敗感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飯。(Useem, Useem, and Donoghue, 1963, 179)

對那些在熟悉的機構中與外國人共事的人來說，由於環境沒有給他們提供什麼外在刺激使他們意識到自己行為中的文化偏見，或使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客觀性產生質疑，這個問題也許顯得格外尖銳。瞭解自己文化存在的偏見及固有稟性，能幫助美國人不再把自己的觀念和價值當成所有人的規範。態度的改變並不是讓美國人放棄（即使他們可能做得到）或低估自己的文化，而是讓他們能更加客觀地理解自己和外國同事的行為。

美國人經常以顧問的身份在國外工作，他們直接參與實際工作的機會可能要比國內少，因而，他們在國外的工作目標沒有在國內那樣明確。倘若其工作及社會位置尚未確立，那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單獨地進行決策、判斷和工作。當日常瑣事變成重大問題，文化差異變得劇烈時，他們的工作狀況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在熟悉的機構中工作的顧問也同樣會喪失身邊的社會支持，可能遭到孤立或被外國的社會結構所同化。一般來說，他們也得不到來自同事們的那些習慣性的幫助和勸告或道義上的支持。

許多美國人發現，他們到國外後的工作性質與在國內所預期的大相徑庭。當他們發現受訓者除了會講本地話外幾乎是文盲時，整個訓練計畫得重新安排。有時，由於當地人沒有細菌的概念，所以無法理解那些預防性的保健措施，從而致使某一健康計畫難以順利開展。更令人頭疼的是，當地人的文化為疾病和健康提供了一種與西方的科學發現毫不相容的說法。總而言之，在美